

銘記歷史創造未來：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

張淑芬 (ShuFen Chang)

Chinese Marketing and Sales Manger

USS Missouri Memorial

Ford Island, Pearl Harbor, Hawaii, USA

密蘇里號戰艦為美國史上所建造的最大型主力戰艦，這艘高達 20 層樓的鋼鐵巨人保衛她的國家超過半個世紀。該艦於 1944 年正式下水，參與二戰及韓戰，退役後存封於美國預備艦隊總部將近三十年。80 年代又因雷根總統的 600 艘軍艦計畫而得已復役，進行升級改造；改造後參與伊拉克戰爭，1992 年最後一次退役，1995 年除役。除役後轉移到夏威夷珍珠港，1999 年成為紀念館開放給民眾參觀。

密蘇里號戰艦因 1945 年 9 月 2 日於日本東京灣內擔任日本受降艦而聞名於世；當時，日本向盟國投降，二戰的無條件投降儀式就在她的甲板上舉行，正式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儀式由遠東區最高總司令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主持，由 9 個國家組成的盟國代表團一同出席接受日本代表團簽字投降。儀式的安排從地點的決定到投降書的設計都經過精心規畫，出席的盟軍們無不帶著喜樂輕鬆的心情，唯有日本代表們帶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出席，儀式全程簡潔、莊嚴、肅穆、和平。這個重要的歷史性時刻，就在密蘇里號的甲板上完成。

美國海軍鑑於密蘇里號戰艦非凡之歷史意義，將除役後的所有權轉移給夏威夷的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協會的責任是管理、維護及修復密蘇里號戰艦，分享傳遞她的故事。最終，密蘇里號戰艦轉移至夏威夷珍珠港內停泊，與於珍珠港事件中沉沒於水底的亞利桑那號紀念館並列，因為這兩座紀

念館各代表著美國參與二戰的始末章節，一起成為二戰歷史遺址展獻給世人。1999年1月29日起，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正式以紀念館的形式開放給民眾緬懷歷史，讓世人意識和平之珍貴。

Part I: About Battleship Missouri 有關密蘇里號

愛荷華級戰艦

密蘇里號戰艦的代號為BB63，BB是指戰艦，63是指她是美國海軍第63艘戰艦，美國史上第二艘以密蘇里號命名的戰艦。愛和華級戰艦是美國海軍建成主機功率最大、航速最高的戰艦，滿載重量達58,000噸，高達69公尺，艦長270公尺，寬為33公尺，她裝設有4座蒸汽渦輪機，8座鍋爐，4支螺旋槳軸英哩，航行動力可達212,000馬力，最高航速可達33節，續航力可以12海哩的速度航行15,000英哩。



Courtesy U. S. Navy

二戰前所造的船隻大部分的寬度是36.6公尺（120英尺），無法穿越巴拿馬運河，新建造的愛荷華級戰艦的艦身設計極為修長，寬度為33公尺（108英尺），剛剛好可以穿越巴拿馬運河，讓船隻更方便地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間航行而不需要繞道南美洲，以確保船隻能在世界的各處海洋上自由航行。

根據當時於艦上的士兵們表示，戰艦穿越巴拿馬運河時，巴拿馬運河最空寬的夾門為33.5公尺，密蘇里號的寬度為33公尺，戰艦與運河最寬處相差的空間只有50公分，艦身離左右兩岸各只有25公分的空隙，當時密蘇里號穿越巴拿馬運河時是擠過去的。艦身是刮著運河的兩岸，碰碰撞撞的擠過去的，他們描述當時的那高頻調的噪音可好比幾千百支粉筆，一起用力的在黑板上滑過……船體與夾門磨擦的聲音非常大聲，而聽起來難受且非常刺耳，令人全身汗毛起豎。

武器裝備

愛荷華級戰艦上一共有9門16英吋（40公分）50倍口徑的MK7艦炮，是美國史上最大型的艦炮。有3座砲塔，2座在船頭，1座在船尾。每支砲管重達108噸（239,000磅），每支砲管的重量相當於1架太空梭。兩支砲管重量加起來就超過1架波音747商用飛機。

作戰時，需要訓練有素的士兵來操作，



平均 96 人操作 1 個炮塔（最低需要 77 人，最高 110 人）。一隊經驗豐富的士兵能在 30 秒內把彈頭裝載完成，因此大炮能在 30 秒內發射一顆炮彈。每發一噸多重的彈頭可以在 91 秒的時間內，準確的命中 37 公里內的目標。

1984 年升級改時，不但裝置了最新的雷達偵測系統，也裝置得當時最新的武器裝備，包括有戰斧巡航導彈、魚叉反艦導彈。同時也加設帶有最新的雷達設備的近程防禦系統方陣快砲，方陣快砲的 20mm 機關槍每分鐘可以射擊 3,000 發，平均每一秒可發射 50 發。

同型姊妹艦

二戰時期美國海軍原本計畫建造 6 艘愛和華級戰艦，卻只有 4 艘能於二戰期間及時完成，其餘的兩艘未來的及建造完成，二戰就已經結束，所以還沒造好的船就拆卸停止建造了。密蘇里號為愛和華級的三號艦，因為日本帝國投降二戰的簽字儀式於艦上進行而名揚萬里。此外，密蘇里號戰艦是世界上最晚退役的主力戰艦，也是美國最後一艘

建造完成的戰艦。

當時建造完成的姊妹艦為新澤西號、愛荷華號、衛斯康新號。4 艘同型姊妹艦仍保存至今。

Part II: History 密蘇里號歷史

1940-1950 年代

起造

1941 年 1 月 6 日，密蘇里號戰列艦（USS Missouri BB-63）按照 11% 擴充法案，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起。建造時總共用了 175 噸的設計圖紙，三年時間以及 300 萬人的工作日進行設計建造，花費約 1 億美金最終才得以完成此艘美國最大的裝有 9 門 16 英吋的巨炮的超級戰艦！

下水

1944 年 1 月 29 日，密蘇里號艦戰舉行下水和命名儀式。是由當時任密蘇里州參議



Photo # 80-G-44891 Margaret Truman ready to christen USS Missouri

Courtesy U. S. Navy

員，並在數年後成為美國總統的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的女兒瑪格麗特·杜魯門（Margaret Truman）為密蘇里號戰艦主持下水儀式。

入役

1944年6月11日密蘇里號戰艦正式服役，密蘇里號戰艦是美國最後一艘建造完成的戰列艦。美國海軍委任威廉·加納漢為首位船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終結。1944年12月24日第一次蒞臨珍珠港，1945年投入作戰，參加了二戰之太平洋戰役，包括硫磺島戰役、沖繩島戰役以及對日本本土的作戰攻擊。

神風特攻隊襲擊

1945年4月11日下午2點43分，參與沖繩島之役時，密蘇里號遭受日本神風特攻隊的襲擊。當時一位相信名為石野節雄（Ishino Setsue，19歲的神風特攻隊飛行員）駕駛著一架戰鬥機向密蘇里號戰列艦第三號砲塔的方向衝過來。船員聚集在戰艦右側後方的甲板上向該飛機開砲還擊，飛行員很快被船員的砲火擊斃，他的屍體和飛機的殘骸落在了密蘇里號的甲板上。根據當時的船長威廉·加納漢的要求，在第二天要為該飛行員舉行一個簡單隆重的海葬。船員們都不解艦長當時的決定。隔天上午9時，牧師在海葬儀式中才解釋，雖然他是我們的敵人，他只是在盡自己當士兵應盡的責任，是

一個勇敢的士兵，我們在能力範圍下，讓他得到一位當士兵的榮耀罷了！

納漢船長的兒子小威廉在回憶他的父親時是這麼說的：「我們全家都為我父親當年為日本飛行員舉行的海葬儀式感到非常驕傲。我父親相信他舉行的這個葬禮是完全正確的。他認為他當時這麼做，為其他船員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激勵他們要珍惜並且尊重生命，即使那是敵人的生命。」「其中一位參加紀念儀式的前日本軍人說：『為了尊重那慘烈的戰爭，對那飛行員舉行恰當的並且莊重的海葬儀式，充分表現了軍人的氣概與人道主義精神。我們非常敬重威廉·加納漢船長的作為。』」

日本投降儀式

1945年9月2日，盟軍的各級軍官將領按指定的位置站在投降甲板上等待日本代表團的到來。最終在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見證下，命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以及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分別代表日本的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國軍隊簽署投降書。

韓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密蘇里號被分派參加韓戰。1950年9月到達仁川附近的水域參與支持兩棲行動，1952年再次被調派參加韓戰，戰爭的結束後就退役了。退役前1954年在9月15日抵達西雅圖時，為密

蘇里號舉行了一個歡迎儀式，雖然那天的氣候非常濕冷，還是超過 7,500 名的民眾來參觀這艘歷史名艦。1954 年 9 月 22 日，密蘇里號進船塢做船身的維修及封船，只保留投降甲板可以參觀。

退役

1955 年 2 月 26 日，舉行了退役儀式，正式加入華盛頓州布雷默頓的後備艦隊。當密蘇里號戰艦在布雷默頓的後備艦隊總部時，每年約有 180,000 人來參觀，由此可證明密蘇里號是人們非常喜歡的參觀景點。在那裡，她一待就是將近三十年。



Courtesy U. S. Navy

1980 年代—1990 年代 升級改造

1984 年，雷根總統在任時，1970 年代的美國正遭逢與蘇聯處於冷戰的最高峰，

美國雷根總統提出「六百艦隊（600-ship Navy）」擴軍計畫，大規模擴充美國海軍勢力，以壓抑蘇聯。存封於布雷默頓後備艦隊總部將近三十年的密蘇里號戰艦，1984 年終於因而得以重新復修。

密蘇里號在華盛頓州後備艦隊的最後四個月中，總共有 85,000 人來參觀密蘇里號，其中有 8,000 人是在最後一天來參觀。1984 年的 5 月 14 日，密蘇里號由拖曳船拖往加州的長島海軍基地做升級改造，那是個充滿喜樂的一天，慶祝活動比她抵達後備艦隊軍港時還要盛大，煙火、樂隊、及各方的媒體都來參與，慶祝密蘇里號離開了她待了近三十年的後備艦隊軍港。

由華盛頓州布雷默頓到南加州的長島軍港，當時剛解封的密蘇里號沒有任何動力，艦上乘載了 20 位士兵，他們使用睡袋睡在軍官艙房或尚可用的臥舖，在上官廳內用餐，照明設備及使用微波爐來熱餐的電源需要倚靠發電機，喝瓶裝水，使用移動式的廁所，航行了十一天，終於 1984 年 5 月 25 日抵達長島進行改造。

兩年的的大規模現代化改建，改造後的密蘇里號戰艦非常獨特的結合了傳統與先進的武器裝備，共花費 4 億 7 千 5 百萬美金，比她二戰時期的原造價多出了 4 倍之多。移去艦上 4 座副砲並加裝了現代化的裝備，艦上的 16 英吋大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沿用至波斯灣戰爭。密蘇里號新配備包括 8 座戰斧巡航導彈發射器，共可攜帶 32

枚戰斧導彈，以及 16 枚魚叉艦導彈和 4 座現代近程防禦導彈系統，又稱為方陣快炮，還裝設了當時最先進的雷達通訊設備。

重新入役

1986 年 5 月 10 日，密蘇里號於加州舊金山舉行盛大的重新入役儀式。

Captain Lee Kaiss 被任命為密蘇里號的艦長，1985 年 9 月 12 日，第一批水兵登上密蘇里號為作戰做準備。從那時開始，被編派到密蘇里艦上服役，水兵都感到特別的光榮。

1986 年 5 月 10 日重新服役慶典當天，當密蘇里號通過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時，美軍的拖曳船用海軍軍禮噴水柱慶祝當天的盛禮，同時碼頭上有超過 1 萬 2 千名的民眾聚集於參加這次盛大的服役典禮。艦長 Kaiss 和其他政要都站在密蘇里號的甲板上參與這場慶典。



Courtesy U. S. Navy

當艦長的演說一開始，所有的水手都迫不及待的湧向艦首。那天在主甲板上、在階梯上、或者是在艦橋上、或者是各個船艙裡

處處都聚滿了人潮。當所有岸上的聽眾都朝著密蘇里號，艦上的 16 英吋主砲和 5 英吋副砲慢慢的轉向人潮，將砲管提高到最高的角度。戰斧導彈射擊器的也啟開至戰備狀態，密集陣的 20mm 機關槍砲管也轉動著，密蘇里號以高效率的作戰狀態，從新投入作戰。

參加伊拉克戰爭

1991 年 1 月重新入役，7 月密蘇里號參加伊拉克戰爭，支援美軍和多國部隊。1988 年參與了環太平洋軍演。1991 年參與伊拉克戰爭的沙漠風暴作戰計畫（Desert Storm），同年 1 月 17 日向戰略目標發射第一枚戰斧巡航導彈，艦上的 16 英吋主砲發射 783 枚砲彈。



Courtesy U. S. Navy

1991 年 3 月完成波斯灣作戰任務回國，再回到美國加州長島的海軍基地。之前，密蘇里號做了一次最後的航行，她經過澳洲，7 月 8 月拜訪了加拿大的溫哥華、哥

倫比亞省、西雅圖以及舊金山，於 12 月 7 日抵達夏威夷，參加了由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和他的太太芭芭拉主持的日本偷襲珍珠港五十週年紀念日。幾天後，密蘇里號航回南加州的長島海軍基地舉行了她的最後一次退役儀式。

再次退役

1992 年 3 月 21 日，密蘇里號第二次退役，也是最後一次退役，退役後的密蘇里號回到了加州的長島海軍基地的後備役艦隊。當時最後一任指揮官海軍上校 Kaiss 發表了講話：「我們最後的時光即將來臨。全體人員的努力，才使這艘戰艦贏得了無數的榮譽。我為和你們一起戰鬥而感到無比榮耀。歷史將永遠銘記曾經在這艘戰艦上戰鬥過的所有人。」之後，4 月 12 日再次被轉移到華盛頓州布雷默頓的後備艦隊總部。

除役

1995 年海軍部長 John H. Dalton 依照海軍條條款，將服役滿五十年的 4 艘愛荷華級戰艦由後備戰艦隊中正式除役，戰艦由海軍的動產終於正式除籍。

轉為紀念館

各方極力爭取密蘇里號

產權移除後的戰艦可依法捐贈給適合的機構，來繼續管理維護這 4 艘充滿歷史意

義的戰艦。參與的機構需要有提出完整的管理維護方案，包括如何轉移戰艦、整修計畫、如何經營管理等等。將陳封多年的巨大戰艦改造成為紀念館，初估費用修理費用至少要 7 百萬美元以上，而每年的管理維修費用初計為 1 百萬美元。這麼大的管理維護經費，並不是很多非營利機構可以提供，紀念館每年必須有 30 萬的民眾來參觀才有辦法保持足夠的開銷。美國海軍將軍切斯特·W·尼米茲曾說：船隻之所以稱之為女生的「她」，是因為需要大量的經費來粉刷維護她的船體。（A ship is always referred to as “she” because it costs so much to keep her in paint and powder.）

選擇夏威夷珍珠港

密蘇里號戰艦因為曾任日本投降艦，歷史意義非凡，成為各方爭取的目標。為爭取密蘇里號戰艦的管理權，許多的非營利事業機構都提出了非常優秀的方案，參與這項公開投標案不但有來自夏威夷，還有包括加州長島、舊金山、以及華盛頓州，各個經費及計畫方案都非常的完善。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當時提出了 137 頁的計畫書，計畫方案的重點是計畫將密蘇里號戰艦停泊于珍珠港內，將與亞利桑那號並列，兩艘戰艦代表戰爭的始末章節。各個方案都有政權的參與爭取、經過多次的審核。1996 年 8 月 21 日，海軍部長 John H. Dalton 正式宣布將密蘇里號戰艦的管理維護權轉交給夏威夷的

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他表示：這個決定是依照技術、財源、公眾期待，以及可以展現的歷史之意義，做了公平的、總體的考量。因為停泊於珍珠港內的密蘇里號紀念館和亞利桑那號紀念館將成為二戰的始末章結，這個計畫與其他計畫相較，最具有歷史意義，所以，珍珠港最終成為密蘇里號戰艦的家。

1998年海軍部長 John H. Dalton 於3月5日簽署了捐贈協議，將這艘歷史名艦轉交給位於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國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USS Missouri Memorial Association, Inc）。

1998年5月23日，離開華盛頓州的海軍基地到 Astoria, Oregon 做船體的清潔，結束後於6月3日出發，密蘇里號戰艦用拖曳船以每小時6節的航速，航行了二十二天，2千多英哩。

6月22日順利抵到夏威夷。當天密蘇里號由鑽石山方線駛入珍珠港，受到了當地民眾前所未有的熱烈歡迎，許多的船隻出海迎接、煙火、樂隊、及各方的媒體都來參與。



Photos By Star-Bulletin

成為紀念館

抵達夏威夷後，這艘巨大的超級戰艦被安排停泊於珍珠港內的福特島旁。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花費80萬美金將密蘇里號展艦由華盛頓州轉移到夏威夷，繼續著又花費100萬美金為密蘇里號戰艦進行大規模整修，改造成紀念館。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相信，停泊於珍珠港內與亞利桑那號紀念館並列的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一定會受到各地民眾的支持。

1999年1月29日是密蘇里號戰艦的下水五十五年週年紀念日，在這一天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正式開放給民眾參觀。



Photo By Star-Bulletin

十年後，2009年10月密蘇里號戰艦首次被拖往海軍基地的船塢進行歷時九十天的大規模維修工程，耗資1,800萬美元。2009年12月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重新向公眾開放，全新的面貌增加了新的展覽空間，

遊客再次蒞臨參觀。

Part III: Where the WWII Official Ended 二戰的終 結點

密蘇里艦上日本投降全紀錄

1945年9月2日，密蘇里號停泊於日本的東京灣內。日本向盟國簽署無條件降書於此艦上舉行。上午9時2分儀式開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簡短致辭後，令日方代表在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代表日本大本營，分別在《降書》（Instrument of Surrender）上簽字。繼盟國代表麥克阿瑟和美國代表尼米茲簽字後，徐永昌代表中華民國在投降書上簽字，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和紐西蘭代表相繼在投降書上簽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宣告結束。9時25分麥克阿瑟預祝世界永久和平結束儀式，短短的23分鐘，正式結束世界上最血腥的戰爭。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發布「終戰詔書」正式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朕深鑑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

8月17日，日本天皇發布敕諭，命令所有武裝部隊停止一切戰鬥行動，向同盟國

投降，美國第三艦隊38特遣編隊駛向日本海岸。



Photo # 80-G-427931 U.S. Third Fleet steaming off Task Force 38, August 1945/7/99
Courtesy U. S. Navy

投降地點的選擇

1945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篇章，同盟國代表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書的簽署，正式宣告日本軍國主義的徹底失敗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

為什麼將這一舉世矚目的儀式放在軍艦上？在於圍繞受降儀式地點問題。

主要原因其一，以麥克阿瑟陸軍上將為代表的美國陸軍和以尼米茲海軍上將為代表的美國海軍之間，曾有過一場激烈的「榮譽爭奪戰」。美國總統杜魯門為了平衡陸海軍利益，將日本投降儀式安排在海軍軍艦上舉行。

日本投降後，美國開始積極準備日本投

降的相關事宜，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陸軍上將麥克阿瑟為遠東盟軍最高司令，並授權由他安排日本投降簽字儀式。這決定立即引起了海軍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強烈不滿，激發了陸海軍之間根深蒂固的軍種矛盾，尼米茲認為海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出風頭的卻是麥克阿瑟。

尼米茲當即向總統表示，如果政府不能以一種適當的形式在受降儀式上體現海軍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他將拒絕出席受降儀式。杜魯門總統著煩惱的時候，海軍部長福雷斯特爾給杜魯門提出了一個完美的意見：日本投降簽字儀式還是讓麥克阿瑟主持，但是簽字的時候，麥克阿瑟的身分是盟軍最高指揮官，而讓尼米茲代表美國簽字，以表彰海軍在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並且，投降簽字儀式直接放到美國海軍第3艦隊旗艦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當年密蘇里號就是由總統的女兒為她舉行的下水儀式，又是杜魯門總統的家鄉命名，杜魯門一聽，這一建議立即獲得批准，這樣密蘇里號就成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場地。

原因其二，美國要日本人踏出他們的領土，走向同盟國簽字，而太平洋戰區是在海上，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的終止，投降儀式在戰艦上舉行再合適不過了。

1945年8月29日，密蘇里號（BB-63）駛入東京灣錨地，作為日本投降的正式簽字地，著手日本無條件投降書簽署儀式的準備工作。

投降儀式出席者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與日本陸海軍向同盟國投降儀式在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2號主炮塔右側01層甲板上舉行。

美國國務院對《波茨坦公告》初稿的解釋中曾提出必須由天皇在投降書簽字，徵求各國意見時英國首相艾德禮懷疑這是否明智，最終達成的共識是不強令天皇或皇族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出席簽字儀式。簽字時，日本投降使者同時呈交正式的天皇《投降詔書》與大本營《關於陸海軍投降的總命令》。《降書》特別寫明了日本向同盟國投降，而同盟國即以《波茨坦公告》署名的美國、中國、英國與附署的蘇聯四大強國，太平洋區戰勝國方面還有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代表出席。

同盟國代表團

日本簽字投降儀式主持人為盟軍遠東區的最高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五星上將，各同盟國代表團長為：美國切斯特·威廉·尼米茲海軍上將、中國徐永昌上將、英國海軍上將布魯斯·弗雷澤爵士、蘇聯庫茲馬·傑列維揚科陸軍中將、澳大利亞托馬斯·布來梅上將、加拿大勞倫斯·摩爾·科斯格來夫上校、法國雅各斯·列克雷克上將、荷蘭康拉德·埃米爾·蘭伯特·赫爾弗里奇上將，和紐西蘭倫納德·蒙克·艾斯特

少將。

日本代表團

奉命前來簽字投降的日本代表團共 11 人，在密蘇里號戰列艦甲板上分三排站立，前排左起外務大臣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中間一排左起陸軍永井八津次少將、外務省岡崎勝男、海軍富岡定俊少將、外務省加瀨俊一和陸軍宮崎週一中將；後排左起海軍橫山一郎少將、外務省太田三郎、海軍柴勝男大佐和陸軍杉田一次大佐。



Photo # USA C-2719 Japanese delegation on USS Missouri (12 Sep 1945)
Courtesy U. S. Navy

中國代表團

中國代表團由 6 人組成，團長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軍委會高等顧問楊宣誠海軍中將、國府參軍朱世明少將、中國駐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首席聯絡參謀王之少將、國防部三廳二處處長李樹正少將、軍令部情報處處長王丕承少將。

1945 年 9 月 2 日簽字的場景描述

那天是個陰雲密布的星期天。停泊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全艦用灰色油漆粉刷一新，東京灣裡便滿是往來疾駛的小艇，運送各國記者和觀禮嘉賓前往密蘇里號。上了膛的 406 毫米巨砲 30 度斜指向天空，於東京灣內結集同盟國 256 艘的軍艦，四周海風輕拂，盟國勢力浩大，氣氛肅穆莊重。

簽字的地方安排在戰艦右側的 01 層艦長室外的甲板上。甲板中擺放了一面長桌，桌子一面是聯合國簽字代表團站立的地方，桌子的另一面留給日本代表排列。甲板最內部排列美國 100 位高級海軍將領級陸軍將領，甲板外架起一個小平台，給 100 多位拍影片和拍照片的攝影記者們專用。還有視野較好的地點都是記者們的天下，大砲的砲座上、將領指揮室的上面和各槍砲的底座上，都被記者們占住了。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緊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著水兵樂隊和陸戰隊榮譽儀仗隊，口上排列著一小隊精神飽滿、體格強壯的水兵。

根據中華名國戰地作者朱啟平目睹各代表們簽字的報導「落日」（1945 年 9 月 2 日寫於橫須賀港中軍艦上）：

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密蘇里」號上，離開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向聯合國投降。這簽字，洗淨了中華民族七十年來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

莊嚴、肅穆，永誌不忘。

天剛破曉，大家便開始準備，我是在七點多鐘隨同記者團從另一艘軍艦乘小艇登上「密蘇里」號的。「密蘇里」號艦的主甲板有兩三個足球場大，但這時也顯得小了。走動不開。到處都是密密簇簇排列著身穿卡嘰制服、持槍肅立的陸戰隊士兵，軍衣潔白、摺痕猶在、滿臉笑容的水兵，往來互相招呼的軍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國記者。灰色的艦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吋口徑的大砲，斜指天空。這天天陰，灰雲四罩，海風輕拂。海面上艦船如林，飄揚著美國國旗。艙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蘇里」號艦注視著。小艇往來疾駛如奔馬，艇後白浪如練，摩托聲如猛獸怒吼，幾乎都是載著各國官兵來「密蘇里」號艦參加典禮的。陸地看不清楚，躺在遠遠的早霧中。……當時樂隊不斷奏樂，將領們不斷到來。文字記者眼耳傾註四方，手不停地作筆記。攝影記者更是千姿百態，或立或跪，相機對準各處鏡頭，搶拍下這最有意義的時刻。這時候，大家都羨慕四五個蘇聯攝影記者，其中兩個身穿紅軍制服，仗著不懂英語，在艦上到處跑，任意照相。可是我們這些記者因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點，聽候英語命令，無法隨意挪動。這時，上層甲板上的人漸漸多了，都是美國高級將領，他們滿臉歡喜，說說笑笑。我還從

來沒有見過在這樣一塊小地方聚集這麼多的高級軍官。

重點裝置：佩里旗 (Commodore Perry Flag)

甲板上唯一擺放的旗幟，是裝著一面有著 13 花條、31 顆星、長 65 英吋、寬 62 英吋的陳舊的美國國旗。這是九十二年前美軍准將佩里於 1853 年 7 月率領黑旗艦隊到日本，脅迫日本政府開國，放棄鎖國政策；次年日本實行開放戶政策。1853 年這面 31 個星的國旗就是掛在准將馬修·佩里的黑色軍艦上。後來，這一面代表勝利的美國國旗，一直保留於美國海軍學院博物館內。1913 年時，為了保存布質逐漸破損的國旗，在這面旗的背後縫製了一片襯布來支撐原來的布料，於海軍博物館展示時，這面是以直立的方向展示，所以看不出來後面的襯布。

1945 年 9 月 2 日那天，美國海軍荷西將軍要將這面代表勝利的佩里國旗展示在密蘇里號的投降甲板的牆上；因此一位年輕的海軍信差 Lt. John K. Bremyer, USNR，被命令親手將這面旗特地遠從海軍學院博物館，三天兩夜不眠不休的搭乘專機，送到日本東京，而他本人因為太累而錯過了投降儀式。

當時，戰艦的木工為這面旗做了一個木框，然而因為於戰艦上展示時，不知什麼原因，這面國旗沒有像在海軍軍事博物館時以直立的方向展示，而是以橫的方向，但因為隱藏

縫在旗後的裏襯，這面旗幟只能以反面來展示。

當時並沒有任何紀錄記載當時真時的原因，有人解釋這樣的展示，更能表示這面真正飄揚在服役航行的艦上，美國軍人稱之為「星星朝前」(Start Forward)」，或者中文稱之為「順風旗」。因為只有外派於美國境外的軍人可以配戴國旗於肩上，而且只有陸軍因國旗配於右肩，所以是反向的，而海軍艦艇掛反向旗是很罕見的。



Photo # SC 210644 Spectators at Japanese surrender, 1945

Courtesy U. S. Navy

投降桌子

投降甲板上擺的桌子原本是一張由英

國海軍送來的一張貴重的手工雕刻紅木桌(mahogany)，但是文件送來的時候，才發現桌子太小，文件太大。匆忙中，找來了一張船員吃飯的兩公尺長的木頭餐桌，上面鋪蓋了兩層的綠色的尼龍桌布。桌子的兩面各擺放一張椅子，桌前設有一個麥克風，桌旁設有4、5個擴音器，可以直播美國。

兩份投降書擺放整齊的在長桌上，一份是同盟國保留的降書黑色真皮封面，另一份將交與日方保留，日方的封面則是廉價的白色帆布，這樣的設計是表示對日本的藐視和輕蔑。

儀式完畢後，桌子放回去原位，讓水兵們繼續使用，後來為了做紀念才又回去找回來。現在這張桌子和椅子都在海軍博物館(Annapolis Maryland)，不過，那張桌子沒人百分之百的確定就是原來的那張。不過，他們說「應該」就是那張吧。

隨意的服裝出席

投降儀式當天，美軍決定所有出席者不必著正式服裝，以此形式表達對日軍的輕蔑。各國代表們都穿著的自己國家的軍服，例如英國代表們穿著純白短袖、短褲、長襪；蘇聯代表們穿著深棕綠、深藍色鑲紅條；而法國代表則著淡黃色軍服，色彩斑斕五光十色的軍服，再加上絢目的勳章綬帶，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中國話、英國話、美國話、荷蘭話、法國話、俄國話，此起彼伏熱鬧非凡，甲板上頓時成為有聲有色的外

交場所，記者忙得不亦樂乎。當然，密蘇里號上的所有美軍官兵，上至五星上將，下至普通水兵，雖說軍裝簇新，卻都是製式襯衫的軍便裝，不繫領帶不佩勳章，全然不是出席正式場合的常服或禮服。

8:30am 樂聲大起，一位軍官宣布，各國代表抵達。聯合國簽字代表團乘驅逐艦從橫濱港動身來的。頃刻間，從主甲板大砲後走出一列衣著殊異的人，第一個是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他穿著一身潔淨的軍服，向在場迎接的美國軍官舉手還禮後，登梯走上上層甲板上。隨後，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新西蘭的代表也陸續上來了。

8:43am 樂聲又響徹上空，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到，他也是坐驅逐艦從橫濱港來的。尼米茲將軍在艦面上迎接他，陪他進入位於上層甲板的將領指揮室休息。此時密蘇里軍艦的主桅杆上，冉冉的升起兩面五星將旗，兩面五星旗並列。紅色五星旗代表麥克阿瑟陸軍五星上將、另一面藍色五星旗的代表尼米茲海軍五星上將。這是美國有史以來唯一的一次有軍艦同時舉了兩個五星上將的旗幟。

上層甲板上熱鬧的外交場面漸漸結束了。聯合國代表團在簽字桌靠裡的一面列隊等候，以徐永昌將軍為首的 50 位海軍將領和 50 位陸軍將領，也分別排列在預先安排好的位置上。

8:50am 密蘇里號向遠處運送日本代表

團的 DD-486 蘭斯多恩號驅逐艦發出信號，蘭斯多恩號隨即靠上前，放下小艇將日本代表團送來。日本代表團一行 11 人，外相重光葵黑色禮服禮帽，作為日本政府代表，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一身軍服，作為日軍大本營代表，其他 9 人是由 3 名外務省代表、3 名陸軍代表和 3 名海軍代表組成。由日本外相重光葵帶領，從右側的樓梯緩緩走上投降甲板。

當 11 人日方代表團登艦時，必須交出武器，7 名軍官解下了腰間長長的武士軍刀和護身短劍，此時美國軍樂隊一片沉寂，禮儀哨視如不見，在美軍聯絡軍官西尼·麥什比爾上校引導下，重光葵在前，臂彎裡夾著手杖，拖著一條假腿，一瘸一拐舉步維艱，梅津在後，步履沉重。走到露天甲板後，重光葵摘下禮帽，與同行者列隊向各國將領行鞠躬禮，但無人答禮。他們敬禮之後，重光和梅津並列在前，其他人分列兩排，轉向面桌而立。

大公報記者朱啟平在他的報導裡描述：

我急急翹首望去，只見一艘小艇正向軍艦右舷鐵梯駛來。不久，一位美國軍官領先，日本人隨後，陸續從出入口來到主甲板。入口處那一小隊水兵向美國軍官敬禮後，即放下手立正。樂隊寂然。日本代表團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掛著手杖，一條真腿一條假腿，走起路來一蹩一拐，登梯時有人扶他。他頭上戴著

大禮帽，身穿大禮服，登上上層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隨後，一身軍服，重步而行，他們一共十一個人，到上層甲板後，即在簽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對桌子列成三行，和聯合國代表團隔桌而立。這時，全艦靜悄悄一無聲息，只有高懸的旗幟傳來被海風吹拂的微微的獵獵聲。重光一腿失於淞滬戰爭後，一次在上海虹口閱兵時，被一位朝鮮志士尹奉告投擲一枚炸彈炸斷。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著名的《何梅協定》日方簽訂人。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熟人，當年在我們的國土上不可一世，曾幾何時，現在在這裡重逢了。

8:56am 日本代表團就位。雖然各國代表早已就為等待，但投降簽字儀式並沒有馬上開始儀式，故意安排讓日本代表待在原地等待。

日本代表的感受

麥克阿瑟將軍在他的回憶錄裡表示，所有描述密蘇里號戰艦上二戰投降儀式的文章，他個人最喜歡日本翻譯官加瀨俊一（Toshikazu Kase）回憶錄Journey to the Missouri的描述。在加瀨俊一的回憶錄對投降儀式有著栩栩如生的描述：

我們很快的抵達戰艦旁，由撐著拐杖行動不便的外務部長重光葵領路登上舷

梯，他十五年前在上海被襲擊，被炸掉一條腿。因為用木頭義肢行走，他跨出的每一個步伐都是掙扎的痛苦，而跟隨後的我們內心裡就如同他腳步的回音一樣沉重，每走一步如同嘆息一次。

我們被帶領到右弦的艦長甲板上，我們共 11 人被指示列隊三排，站在一張蓋著綠色桌布的長桌前，桌上擺著投降文件，面向桌子對面的同盟國代表們。

同時加瀨俊一還描述，那天戰艦上擠著數不清的士兵，占據著整艘戰艦，有些士兵們甚至像猴子一樣掛在船桅上、艦橋上、炮塔上，人們擠滿了艦上的每個空間，每個角落。艦長甲板旁為了來自各國的記者們取景方便，特別為他們搭建了一個平台，讓帶著相機興奮非常的各國記者有可以有最好的取景角度。整艘戰艦滿滿的人潮，被擠著似乎沒有呼吸的空間，同盟國代表、各國的記者們、一隊一隊的樂隊演奏者們，在這樣的場景之下，當時的我，痛苦的感覺到被所有人嘲笑著。幾百支譴責的眼神如同尖銳且帶著火的箭，像狂風暴雨猛烈的穿刺著我的身體，真實的感受到如同利箭穿身一般的痛苦。我從來不知道眼神的注視也可以令人有那麼痛苦的感受。

我們帶著恐懼的心情在大家的注視下，像小孩一樣面對老師一樣耐心的原地等待了幾分鐘，在挫敗的感覺中，我試

著鎮定的保持住尊嚴，但是這是多麼的困難，因為每一分鐘都是那麼的漫長。想到為國家犧牲的年輕人們，就像櫻花一樣，美麗的花瓣很快的凋落去，如今他們在天上看著整個投降儀式的場景，很快的，我的眼淚在眼睛裡打轉，我實在無法再忍受這樣痛苦的場景。



Photo # USA C-1189 Signing Japanese surrender bill on the USS Missouri, 2 September 1945

Courtesy U. S. Navy

9:00am 樂隊奏起美國國歌《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由牧師卓別林·羅蘭·弗克做了禱告。他囑咐人們要銘記那些從 1941 年 12 月二戰爆發以來，為了戰爭的勝利與世界的和平犧牲了生命的人們。弗克在他的禱告中是這樣說的：「從今天起，我們希望把戰爭變為和平，把破壞變為重建，把殺戮變為救贖。」

麥克阿瑟和尼米茲、海爾賽走出將領指揮室。麥克阿瑟走到擴音機前，尼米茲則站到徐永昌將軍的右面，立於第一名代表的位

置。海爾賽列入海軍將領組，站在首位。

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安靜的步向麥克風，以簡短的演說正式開始了這個儀式，他的演講內容基本上只強調公正、容忍，要創造個合平的社會。所以整個儀式就在這樣和平的氣氛下順利的舉行。大公報記者朱啟平描述：

簽字儀式日本代表們像木頭人一樣站立在那裡。之後，英、蘇、澳、加、法、荷等國代表在麥克阿瑟宣佈到自己時，先後出列向麥克阿瑟敬禮後，請人陪同簽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個，荷蘭、新西蘭最少，各一人。各國代表在簽字時的態度以美國最安閒，中國最嚴肅，英國最歡愉，蘇聯最威武。荷蘭代表在簽字前，曾和麥克阿瑟商量過。

9:02am 簽字儀式正式開始，麥克阿瑟走到麥克風前，麥克阿瑟神色肅然地執講稿在手，極清晰、極莊嚴、一個字一個字對著擴音機宣讀投降命令。日本代表團肅立靜聽。麥克阿瑟元帥於簽訂日本投降儀式中演說稱：

“We are gathered h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jor warring powers — to conclude a solemn agreement whereby peace may be restored. The issues involving

divergent ideals and ideologies, have been determined on the battlefields of the world and hence are not for our discussion or debate. Nor is it for us here to meet, representing as we do a major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earth, in a spirit of distrust, malice or hatred. But rather it is for us, both victors and vanquished, to rise to that higher dignity which alone befits the sacred purposes we are about to serve, committing all our people unreservedly to faithful compliance with the obligation they are here formally to assume.”

（今天，我們各交戰國的代表，聚集在這裡，簽署一個莊嚴的文件，從而使和平得以恢復。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識形態的爭端，已在戰場上見分曉，我們無需在這裡討論。作為地球上大多數人民的代表，我們不是懷著不信任、惡意或仇恨的情緒相聚的。我們勝敗雙方的責任是實現更崇高的尊嚴，只有這種尊嚴才有利於我們即將為之奮鬥的神聖目標，使我們全體人民毫無保留地用我們在這裡即將取得的諒解，而忠實地執行這種諒解。）

“It is my earnest hope and indeed the hope and indeed the hope of all mankind that from this solemn occasion a better world shall emerge out of the blood and carnage of the past — a world founded upon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 a world dedicated to the dignity of ma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his most cherished wish — for freedom, tolerance and justice.”

（在這莊嚴的儀式之後，我們將告別充滿血腥屠殺的舊世界，迎來一個十分美好的世界，一個維護人類尊嚴的世界，一個致力於追求自由、容忍和正義的世界，這是最熱忱地希望，也是全人類的希望！）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upon which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is here to be given and accepted are contained i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now before you.”

“A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I announce it my firm purpose,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countries I represent, to proceed in the discharge of my responsibilities with justice and tolerance, while taking all necessary dispositions to insure that the terms of surrender are fully, prompt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d with.”

（日本帝國武裝部隊投降之條件，載於刻在諸君面前之降書內，余以最高統帥之地位，茲宣布依所代表各國傳統精神，余之堅定目的為以正義及容忍繼續執行余之責任，並採取一切必需之處置，藉使投降條件確能全部迅速忠實履行。）

麥克阿瑟讀到最後，昂首向日本代表團嚴肅地宣布：「現在邀請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他說完後，一名日本代表首先走上來，仔細審視桌上兩份投降書，證明無誤，然後又折回入隊。

日本代表簽字

9:04am 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簽字

重光葵拖著一條假腿走到簽字桌前，摘下禮帽和手套，斜身落座，不料手杖卻從臂彎滑落到地上，他只好狼狽地揀了起來，一面想放置他的禮帽和手套，一面又從口袋裡掏筆，執投降書看了約一分鐘，手忙腳亂，一名外務省的隨員走上前，遞上筆並替他拿好手杖。緊張的重光葵面對投降書，卻又不知道要簽在哪兒，麥克阿瑟回頭招呼他的參謀長薩瑟蘭（Richard Sutherland）中將：「告訴他簽在哪兒！」在薩瑟蘭的指點下，重光葵在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兩份投降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9:06am 日本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將軍代表大日本軍方簽署投降書

梅津美治郎走上前，他沒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著欠身執筆簽字，斜著身子站在簽字桌邊除去手套，看也沒看投降書就俯下身代表日本大本營草草簽名。

同盟國最高統帥簽字

麥克阿瑟繼續宣布：「同盟國最高統帥現在代表各交戰國簽字！」

9:08am 美軍麥克阿瑟陸軍五星將軍代表盟國簽字

麥克阿瑟將軍在美國佩爾茨威爾·喬納森·偉溫懷特少將和英國佩爾茨威爾·亞瑟·帕西瓦爾中將陪同下，首先代表盟軍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名。

韋恩懷特是菲律賓失守前最後抗拒日軍的美軍將領，於1942年在菲律賓的科雷希多島被俘虜。帕西瓦爾中將是新加坡淪陷時英軍的指揮官，在新加坡被俘虜的。兩人都是170多公分，不到50公斤重。麥克阿瑟特別用專機將他們從瀋陽的日本戰俘營裡趕來出席這個儀式，三年戰俘生涯的折磨摧殘，使兩人骨瘦如柴，麥克阿瑟請這兩人陪同簽字，正是對兩人所經受苦難的一種補償。兩人步出行列，向麥克阿瑟敬禮後立在他身後。麥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筆簽字。

他一共用了6支筆簽字。他才寫一點，便轉身把筆送給偉恩懷特中將，第2支筆寫了一點又轉身送給帕西瓦爾中將，其他的筆在儀式後，分別送給了不同的人，包括美國國家檔案庫、西點軍校等等。第6支筆是一支梅紅色的雙節派克鋼筆。這支筆本來是屬於他的夫人的，麥克阿瑟將軍用這支筆簽上了他的姓的後半部分 Arthur，而這也是他的父親和兒子的名字。在簽字儀式結束後，麥克阿瑟把這支筆當作禮物送還給了他的夫

人。

簽完字後，回到擴音器前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現在簽字。」

盟國各國代表依序簽字

9:12am 美國尼米茲上將代表美國簽字

尼米茲步上將出行列，代表美國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名。邀請哈爾西和謝爾曼將軍陪同簽字，這兩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兩人出列後。尼米茲代表美國用手中的金筆鄭重地在日本遞交的投降書上簽字。尼米茲入座簽字，簽完字，就各歸原位。

當時他總共用兩支筆簽字，其中一支是16k 派克金筆，墨綠色化學筆桿，鋼筆套，長14厘米。筆上刻有「Victory pen admiral Chester · W · Nimitz」，中文意思為「勝利之筆指揮官切斯特·尼米茲」。這些字是後來刻上去的。這枝金筆是由尼米茲將軍的好友旅美華僑胡筠莊購買，贈送給尼米茲將軍，作為戰爭勝利時簽字時用。後來尼米茲將軍在密蘇里號戰艦上，果真就用它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簽完字後，尼米茲又將這枝筆送還給胡筠莊。抗戰勝利後，胡筠莊專門託人將此筆帶回中國，經國民政府教育部交由南京博物院（原國立中央博物院）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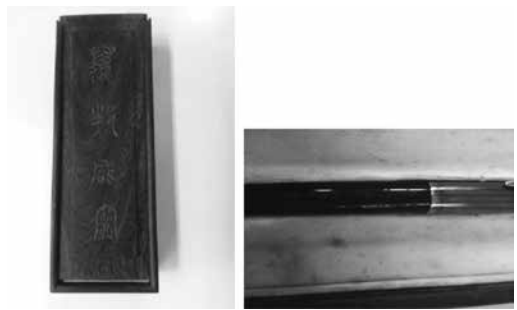
麥克阿瑟接著又宣布：「現在請中華民國的代表簽字！」

9:13am 徐永昌代表中華民國代表簽字

徐永昌將軍（軍令部長，Chief of military Operation），由王之陪同簽字，是受降方第

二個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名的。讓中國代表排在九個戰勝國的第二位簽字，當然是對中國堅持對日作戰、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充分肯定。徐永昌上將在代表中國在投降書上簽字後，並說了一番擲地有聲的話：「今天每一個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在徐永昌將軍的回憶錄提起，當時由中國帶去東京準備用的筆，在東京丟失了，只能請人臨時到日本街上去買回一隻身藍色的鋼筆。現在這隻筆歸屬國史館的貴重收藏，木盒裝著，木盒上刻有：「萬邦咸寧」。而筆上刻著「中華民國34年9月2日 在東京灣簽於日本降書之筆」。



9:14am UK英國代表Bruce Fraser海軍上將

9:16am USSR蘇聯代表Kuzma Derevyanko陸軍中將

9:17am Australia澳大利亞代表Thomas Blamey陸軍上將

9:18am Canada加拿大代表Lawrence

Cosgrave陸軍上校

9:20am France法國代表Jacques Philippe Leclerc陸軍上將

9:21am Netherlands荷蘭代表Conrad Emil Lambert Helfrich海軍上將

9:22am NZ紐西蘭代表Leonard Monk Isitt空軍少將

9:25am 全體簽字畢，麥克阿瑟將軍最後致辭：「我們共同祝願，世界從此恢復和平，願上帝保佑和平永存！現在儀式結束。」（Let us pray that peace be now restored to the world and that God will preserve it always. These proceedings are closed.）麥克阿瑟和各國首席代表離場，退入將領指揮室。

結束的慶祝

儀式結束時，麥克阿瑟安排了1千多架飛機轟隆隆地飛越密蘇里號的上空著東京而去，慶祝勝利，原本是沉沉的陰天，儀式結束後，閃亮的陽光撥雲而出，世界最大的災難終於結束了。此時，各國記者將日本代表在密蘇里號軍艦上簽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而告終的消息發往世界各地。密蘇里號戰艦從此名揚天下，永垂史冊。

大公報記者朱啟平在他的1945年9月3日橫須賀港中軍艦上的報導中描述：

日本代表團順著來路下艦，上小艇離

去。在他們還沒有離艦時，十一架超級堡壘排列成整齊的隊形，飛到「密蘇里」號上空，隨著又是幾批超級堡壘飛過。當時轟轟的機聲中，我正在數架數時，只見後面黑影簇簇，蔽空而來，那都是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飛機，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頃刻間都到了上空，然後向東京方向飛去。大戰中空軍將士厥功甚偉，理應有此榮譽，以這樣浩浩蕩蕩的陣勢，參加敵人的投降典禮。

我聽見臨近甲板上一個不到二十歲滿臉孩子氣的水手，鄭重其事地對他的同伴說：「今天這一幕，我將來可以講給孫子孫女聽。」

這水兵的話是對的，我們將來也要講給子孫聽，代代相傳。可是，我們別忘了百萬將士流血成仁，千萬人們流血犧牲，勝利雖最後到來，代價卻十分重大。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舊恥已湮雪，中國應新生。

日本投降儀式從麥克阿瑟的演講開始9時2分，到飛機飛過東京灣9時25分。整個過程只持續短短的23分鐘而已，就正式的結束了世界上最血腥的戰爭。據官方估計，大約有6,900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喪生或失蹤，而他們當中超過 5,000 萬人是平民。中國方面就占了將近三分之一，將近兩千萬人。而對於美國人來說，從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的這場在其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戰爭，在密蘇里戰列艦的這塊甲板上變得更加莊嚴肅穆。

麥克阿瑟向全國的演說

在投降儀式後麥克阿瑟將軍的講話伴隨收音機的廣播傳送到世界各地，全世界的人們聽到二戰結束的消息後都欣喜若狂。以下是麥克阿瑟將軍的講話原文：

今天槍炮沉默了。一場大悲劇結束了。一次偉大的勝利贏得了。天空不再下降死亡之雨了。人們可以在陽光底下到處挺胸行走了。海洋只有為了貿易往來的船隻。世界終於處於安寧和平的狀態。我們終於達成這個神聖的任務。……我要感謝仁慈的上帝，他給我們以鑄成勝利的信仰、勇氣與力量。我們體驗了失敗的痛苦與勝利的喜悅，並從中悟到不能走回頭路。我們必須前進，在和平中維護用戰爭贏得的東西……如果我們要使肉體得救，就必須是在精神方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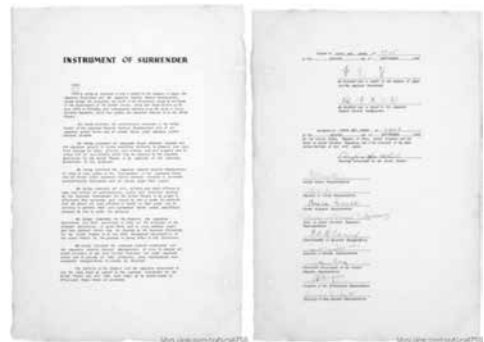
(Today the guns are silent. A great tragedy has ended. A great victory has

been won. The skies no longer rain death – the seas bear only commerce men everywhere walk upright in the sunlight. The entire world is quietly at peace. The holy mission has been completed. ……

I thank a merciful God that He has given us the faith, the courage and the power from which to mold victory. We have known the bitterness of defeat and the exultation of triumph, and from both we have learned there can be no turning back. We must go forward to preserve in peace what we won in war.)

降書

當年投降書是一式兩份，同盟國及日本各一份。投降書是美國準備的，所以為英文，一式兩份；另外，美國人為自己準備的這份是黑色的高級皮套，幫日本準備的是由



日本投降書內容 (INSRUMENT OF SURRENDER)：

布粗略縫製而成布套子。現在同盟國的一份存放在美國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庫，日本那一份則存放在江戶東京博物館。當時，各個同盟國都得到一份盟國的影印正本；中國的影印正本，現在保留在臺灣臺北的國史館。

我們，謹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茲此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由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中國政府及大不列顛政府於波茨坦協定所擬訂的四個條款，和及後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提出的附款，上述四強下稱為同盟國。

我們茲此宣布日本大本營，所有日本陸軍部隊以及所有日本轄下地區的武裝部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我們茲此頒令所有日本轄下地區的武裝部隊以及日本人民立即停止任何敵視行為，以便處理及援救受損船艦、戰鬥機，軍用及民事財產以及必須遵循由盟軍最高統帥的指示及由他監督下由日本政府所頒布的所有法令。

我們茲此命令日本大本營立即向日本陸軍部隊以及所有日本轄下地區的武裝部隊的各司令官指令（他們）必須自發性無條件地投降，確保所有部隊受他們監管。

我們茲此頒令所有民事、陸軍及海軍官員必須服從及遵守由盟軍最高統帥所宣布的聲明、法令及指令而使投降（條

款）能落實於他們或他們的職能中。除非由他（官員）提出告退或呈辭外，我們會如舊保留以上官員的原有職級以及會繼續（派遣他們）執行非戰略性任務。

我們茲此保證遵守波茨坦協定所擬禮待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繼任者的條款，無論任何法令及採取任何行動必須得到盟軍最高統帥的指令或由同盟國擬定貫徹（波茨坦）協定的製約。

我們茲此命令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立即釋放由日本國拘留的所有盟軍戰俘及本國的離心分子，並給予他們提供保護、醫護，照料及直接運送至（盟軍）指定的地點。

天皇內閣及日本政府必須服從盟軍最高統帥將製定實行投降條款的步驟行政以治理國家。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於日本國東京灣簽署，第 0904 號。

簽字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九時四十分在日本東京灣

重光葵

奉日本天皇與日本政府之命及代表天皇與日本政府

梅津美治郎

奉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及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

代表美利堅合眾國、中華民國、聯合王

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對日本作戰之其他聯合國利益接受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九時八分在日本東京灣。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盟邦統帥

切斯特·威廉·尼米茲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

徐永昌

中華民國代表

布魯斯·弗雷澤

英國代表

庫茲馬·傑列維揚科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湯瑪斯·布列梅

澳大利亞聯邦代表

勞倫斯·摩爾科斯基格雷夫

加拿大自治領代表

菲利普·勒克萊爾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

康拉德·埃米爾·蘭伯特·赫爾弗里希

荷蘭王國代表

倫納德·蒙克·伊希特

紐西蘭自治領代表

日本降書簽字的小插曲

按預定程序，儀式結束後日本代表應該取一份投降書離艦，但是他們還是站在那裡自行討論。麥克阿瑟上將的參謀長理查德·

克倫斯·蘇賽蘭（Richard Sutherland）陸軍中將本來是負責把那份投降書交給日方的，這時他卻站在簽字桌旁，板著臉和日本人說話，似乎在商量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記者們議論紛紛。後來看見蘇賽蘭在投降書上拿筆寫了半晌，日本人才點頭把那份投降書取去。

麥克阿瑟轉身對負責儀式事務的拉馬爾中校說：「去看看出了什麼事情？」一名日本代表向拉馬爾解釋，投降書不能生效，因為受降方簽字有誤！當投降儀式結束時，日本代表由美軍參謀長薩瑟蘭那接到降書時，發現了簽名有誤的事情，日本代表們表示簽名錯位的文件將無法獲得國會同意，

原來在簽字時，加拿大的代表柯斯葛列夫上校在簽署日方存本時，不小心把名字簽到下一行，占了法國簽字的位置，使得後面的法國、只能跟著往下寫，儀式進行中，荷蘭代表赫爾弗里希將軍首先發現這個錯誤，向麥克阿瑟指出簽名有誤的事，但是當時被指示順著簽下去，所以，隨後的各國代表跟著也都簽錯了。而最後一位簽署者紐西蘭的代表則只能簽在降書下方的空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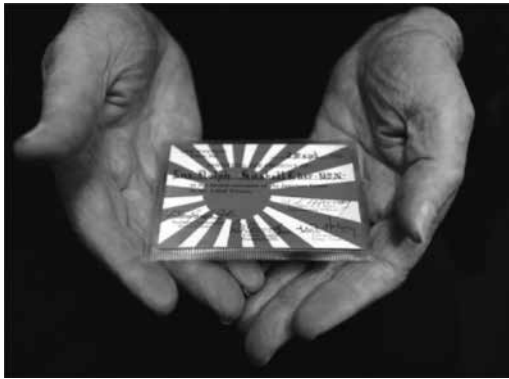
日本代表要求請代表們重簽，但是受到麥克阿瑟將軍的拒絕，麥克阿瑟將軍只隨意的囑咐蘇賽蘭就地做修改更正。無奈的薩瑟蘭中將只能用筆重新將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等國家的欄位名稱作了更正，在糾正過的地方附上自己的簽字作為證明。所以日方存本的降書是經過塗改的，而且原本

應該由加拿大代表簽字的地方是空白的。

經過修正後，日本代表團這才接受投降書離開投降甲板。蘇賽蘭中將在儀式現場擔任協助工作，由於加拿大代表在一份投降書簽字位置發生錯誤，這一偶然機會使蘇賽蘭成為投降書第 13 位「簽字」人。

見證日本投降儀式的紀念卡

當天到密蘇里號參加投降儀式的人，都得到一張紅色的紀念卡。1945 年 9 月 2 日，當日於密蘇里號艦上的每一個人，都得到這樣的一張卡，見證日本向盟國簽署二戰無條件投降書見證卡！這張是送密蘇里艦一位老兵的見證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紀念品，上面有寫著老兵的名字、1945 年 9 月 2 日、地點 Tokyo Bay、見證日本投降簽字儀式、麥克阿瑟、尼米茲、哈爾西等人的簽名。



Part IV: About who we are 關於我們

見證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的終結點

今天密蘇里號戰艦的甲板上，無條件投降書擺放桌子的地點鑲嵌了一面銅製的圓形銘牌。這塊鑲嵌在柚木甲板上的牌匾，象徵了那些為世界的和平與正義付出了生命代價的人們。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及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曾說道：「這裡匯集了全人類的希望，心願與信念。」這牌匾上面寫的：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代表在此對同盟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也寫著東京灣的經度和緯度。因為當時這艘軍艦就是停在東京灣。



Courtesy U. S. Navy

美國為了紀念 1945 年 9 月 2 日作為一個舉世矚目的歷史事件，特意在密蘇里號戰

艦的右舷甲板上鑲上一塊金屬銘牌：「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此向同盟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下帷幕。」

1992年3月，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在太平洋戰爭的開幕之地——珍珠港與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毗鄰，向公眾開放。

珍珠港內的歷史遺址：美國參與二戰的始末章節

珍珠港位於夏威夷的歐胡島的西邊，因盛產優質珍珠而得名，也是夏威夷最大的天然港口。現在則為太平洋地區二戰國家歷史遺址的所在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以看到戰爭的開始與結束位於同一個地點的地方，也是唯一被命名為國家歷史地標的美國海軍基地。

珍珠港歷史景區內的二戰遺址帶給遊客完全不同的文化體驗，不管是歷史課本上或是透過電影，或多或少都有讀過這發生在夏威夷、改寫二次世界大戰的珍珠港事變，這裡的點點滴滴都讓參觀者時刻銘記當年悲慘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您踏入這個美麗且寧靜的珍珠港，亞利桑那號紀念館讓人感嘆戰爭的殘酷帶給人民的悲慘經歷，而雄壯精密的密蘇里號戰艦也讓人了解那和平來之不易。

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最終轉移到珍珠港停泊於珍珠港內，與亞利桑那號並列，這兩艘戰艦呈現給世人的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見證。這兩艘戰艦分別代表美國加入二戰戰事

的開始與結束。亞利桑那號在珍珠港事件中沉沒，致使美國加入二次大戰；密蘇里號作為盟軍接受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受降艦，正式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兩艘船並列，成為二戰的歷史遺址，代表著美國投入二戰的始末章節，於珍珠港內呈現於眾人面前。

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

於1944年下水的密蘇里號是美國史上最大也是最後完成服役的愛荷華級戰艦。艦身全長約為270米，高達20層。探索頻道「史上十大戰艦」把她評列為第一名。她保衛國家超過半世紀，光榮退役後，來到珍珠港陪伴著亞利桑那號戰艦。現在遊客有機會親身駐足美國警匪電視連續劇《天堂執法者》及電影《超級戰艦》的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的每個角落都充滿著歷史故事，戰艦除了讓您體驗船員過去在船上的生活，也可一窺國防戰備科技。她的雄偉與知性絕對讓您印象深刻。

紀念館導覽

紀念館的門票包含免費的35分鐘，不同語言的導遊講解導覽。紀念館的導覽人員會為遊客講解戰艦的歷史和愛荷華級戰艦的雄偉，也會帶領遊客跟隨著歷史的步伐，共同回味二戰結束的偉大歷史時刻。

特製化活動

密蘇里號戰艦上可舉辦定制化私人聚餐商務活動。夏威夷群島，一年四季氣候溫和宜人，擁有得天獨厚的美麗環境。熱情的夏威夷很容易激發人們新思緒，且島上多樣性的文化和傳統的阿羅哈精神啟發人們以全新的視角看世界。停泊於珍珠港的歷史名艦密蘇里號戰艦是二戰重要歷史遺址之一，大多數的人從來沒踏上過戰艦，更不用說是歷史名艦。密蘇里號不僅僅充滿歷史色彩，同時她高達 20 層樓的高度，給遊客帶來的絕對是一個真實且震撼的視覺衝擊。密蘇里號是歐胡島上可以接待大規模商務晚會活動的地點之一。這艘戰艦白天為紀念館，提供遊客做一般遊覽，閉館後，可以利用艦上的寬敞空間來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且令人難忘的晚會活動。

學生教育活動

密蘇里號戰艦是非常好的教育的平台。每年許多海外學生前來參觀密蘇里號紀念館，通過實地考察和對歷史的重溫，讓學生更了解真實的歷史。明白二戰帶來的創傷是歷史上最悲慘的人為災難，我們絕對不能再重演。

同時戰艦本身也是青少年的科教地方，《營地訓練計畫》就像真正的水手，密蘇里號可讓青少年體驗海上的生活。讓學生可以跟普通船員一樣睡在狹窄的臥床，在船艙裡吃海軍風味的膳食，並使用船上的衛生間和

淋浴設施。此外，船上的各種活動，將提高學生的溝通技巧，領導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

紀念館講解員會為學生簡潔講解這艘戰艦的構造和歷史，也帶領學生親身體驗，歷史名艦裡的各個船艙。船艙裡的行程，包括士官長博物館、士官長專用的餐廳、廚房、一般海軍的餐廳、食店、牙醫診所，以及其他的生活空間等等。絕對會讓學生了解到船上的真正生活，進而尊敬對這些捍衛和平的人。

紀念館的文物

密蘇里號於 1998 年轉移到夏威夷後，當時為裏裏外外斑剝的裸艦，十多年來紀念館協會竭盡所能的將每一個角落慢慢的重整、修復，每一個修復項目都花費相當的心血與經費，力求展現給世人的真實且完整的歷史。

美國夏威夷對於歷史文物的保存、維護、重整的是非常重視的，夏威夷歷史基金會 (HHF) 每年都會針對致力於歷史文物的保存、維護、重整的努力的成果加與評價並頒發獎項給予最高的認可。夏威夷歷史基金會 (HHF) 曾多次頒予密蘇里號紀念館保存、重整歷史的榮譽獎，推崇紀念館對這些艱難歷史性項目的重整與修復。

目前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是以現役的狀態展獻給遊客們，在各個艙房內展示了紀念館收藏與密蘇里號戰艦相關的文物，同時也

包括了 1945 年 9 月 2 日降書及相關文物圖片收藏、還包括了需多與二戰相關的文物展示。此外，紀念館的歷史文獻處也收集了許多和密蘇里號相關的資料文物，紀念館歷史館員會不定時的將艦上的展示做更新，讓遊客每次來訪密蘇里號都可以有新的收穫，對歷史有完整且全面性的認識與了解。

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

夏威夷珍珠港密蘇里號紀念館協會（USS Missouri Memorial Association, Inc）成立於 1994 年夏威夷，屬於非營利事業機構，是由美國海軍挑選做密蘇里號戰艦的守護者。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自 1999 起開放給民眾，我們的資金來源全部來自門票的出售、特別活動的收費，以及各方的捐款，全部用來做密蘇里號戰艦的修復、重建及管理。

協會的使命與前景

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協會的主要使命是修復、重建密蘇里號，讓這艘歷史名艦可以永遠飄浮在珍珠港港口，同時分享她的歷史進而告知和平之可貴。

協會的目標是透過導覽教育來啟發世界各地的遊客，與世人一起來了解歷史，成為一個創造和維護一個反映民族責任感、榮譽感，和保存歷史傳統的世界級紀念館。

The mi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is: “The

USS Missouri Memorial Association is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the Battleship Missouri and sharing her story and place in history.”

The vision of the Association is: “The Battleship Missouri Memorial is a world class experience that inspires, educates and motivates all nationalities and generations on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duty, honor, strength, resolve, sacrifice and peace.”

協會的目標

密蘇里號戰列艦紀念協會的目標是讓停靠在珍珠港的密蘇里號戰列艦紀念館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歷史遺址。密蘇里號戰艦紀念館不但提供遊客體會軍中的生活的機會，同時也可以讓遊客沉浸到二戰時期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光景。

遊客可以透過紀念館的展示透過大量圖片及當時的文物看到二戰時期受苦難的人們，現場的影片、音樂燈光營造出來的氣氛，會讓您強烈的感受到人們當時因為身處於戰亂當中無奈且悲傷的心情。我們有獨樹一格的展示，同時也有經驗豐富的講解員和遊客做面對面的交流。這些都可以讓密蘇里號活生生的展現在遊客面前。

透過遊覽，遊客可以更深入的認識到密蘇里號的歷史以及當時的科技，同時也可以

了解我們在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我們也鼓勵當地的現役軍人來到密蘇里號舉行軍中獨特的儀式，例如延長服役期限、升職、轉任等儀式。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感受到密蘇里號戰列艦，到現在還再為我們創造歷史。

雖然密蘇里號已經除役，今天的密蘇里號是歷史的榮耀、和平的表徵。紀念館的導遊用分享故事的方式將密蘇里號的精神傳遞給來自各地的遊客們，希望人們可以將知道、看到、聽到、學習到的人生體驗，傳達給我們的子子孫孫。希望地球上的人們都可以享受著自由與和平！

Source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http://www.ibiblio.org/hyperwar/OnlineLibrary/photos/events/wwii-pac/japansur/js-8.htm>)

Freedomdocuments.com (<http://www.freedomdocuments.com/macarthur.html>)

Gregg K. Kakesako. Star Bulletin: June 22, 1998. Missouri's arrival at Pearl Harbor is 'finally a reality'. (<http://archives.starbulletin.com/98/06/22/news/story1.html>)

Gregg K. Kakesako. Star-Bulletin: January 29, 1999. A Ship Reborn. The Batteship USS Missouri begins a grand day. (<http://archives.starbulletin.com/1999/01/29/news/story2.html>)

Jamse Brook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03. The Saturday Profile; A Japanese Witness to History Adroitly Survived it. (<http://www.nytimes.com/2003/11/08/world/the-saturday-profile-a->

japanese-witness-to-history-adroitly-survived-it.html?smid=fb-share)

HistoryLink.org: USS Missouri (http://www.historylink.org/_content/printer_friendly/pf_output.cfm?file_id=5537)

NavSource Online: Battleship Photo Archive (<http://www.navsource.org/archives/01/63c.htm>)

Paul Stillwell, Battleship Missouri; An Illustrated Histor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Priscilla Roberts, Voices of World War II: Contemporary Accounts of Daily Life (ABC-CLIO, 2012)

Star Bulletin.com: USS Missouri BB63 (<http://archives.starbulletin.com/specials/missouri/>)

Toshikazu Kase, Journey to Missour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https://archive.org/details/journeytohemiss011082mbp>)

USS Missouri Memorial (www.usmissouri.org)

USS Missouri Memorial (www.usmissouri.tw)

USS Missouri Memorial Sina Blog (<http://blog.sina.com.cn/missouri63>)

World Battleships List (<http://www.hazegray.org/navhist/battleships/missouri/>)

黃力民，〈誰在投降書上簽了字？〉，《南方週末》，2014.8.22，(<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431>)

宋曉東、朱恬，〈日本投降簽字儀是為何選在密蘇里號戰列艦？〉，《東方網》，2014.9.2，(<http://history.eastday.com/h/20140902/u1a8318246.html#bsh-24-640904160>)

朱啟平，〈落日〉，《大公報》，1945.9.2，(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0319170101rexe.html)

鄒金燦，〈徐永昌七十年前她接過日本的投降書〉，《南方人物週刊》，2015.3.7，(<http://chuansong.me/n/1220201>)